

論語大學中庸

〔宋〕朱熹集注

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論語大學中庸

〔宋〕朱熹集注

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论语·大学·中庸 / (宋)朱熹集注. —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13. 8
(国学典藏)
ISBN 978 - 7 - 5325 - 6830 - 7

I. ①论… II. ①朱… III. ①儒家②《论语》—注释
③《大学》—注释④《中庸》—注释 IV. ①B222. 2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102042 号

国学典藏

论语·大学·中庸

[宋]朱熹 集注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)

(1) 网址: www.guji.com.cn

(2) E-mail: gujil@guji.com.cn

(3) 易文网网址: www.ewen.cc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

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 × 1240 1/32 印张 9.25 插页 5 字数 258,000

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 — 3,100

ISBN 978 - 7 - 5325 - 6830 - 7

B · 816 定价: 22.00 元
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公司联系

论 语

前 言

金良年

凡对中国传统文化稍有了解的人,都不会不知道孔子。孔子是我国古代儒家学说的开创者,他生于“礼崩乐坏”的春秋时代(前770—前476),以恢复古代的文化传统为己任,收徒讲学,奔走于列国,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到处呼吁。他在世时,许多人对他的行为不很理解,说他“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”(《论语·宪问》),或嘲笑他“累累若丧家之狗”(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),但他的弟子却认为,“夫子之不可及也,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”,“仲尼不可毁也,他人之贤者丘陵也,犹可逾也,仲尼,日月也,无得而逾焉”(《论语·子张》)。如果说,“仲尼不可毁”出于孔子弟子之口还带有感情或尊师因素的话,那么,对于两千多年之后的今天,这已经是不可否认的事实。孔子之所以“不可毁”,并非因为他的思想学说毫无缺点,而是说像他那样对民族传统文化具有重大影响的人物,是不可能也不应该简单加以否定或废弃的。

孔子毕生以教学为己任,自称是“述而不作”(《论语·述而》),并没有留下有系统的著述。相传儒家经典中的《易》、《书》、《诗》、《礼》、《春秋》都经过他的整理,曾用来作为教授学生的课本,但据后人研究,这种说法不完全可靠。后人了解和研究孔子思想学说的基本文献是《论语》。《论语》是一部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论的著作,“语”是古代的一种著作体裁,《周礼》“春官宗伯”郑玄注称:“答述曰

语。”它有别于无固定对象直陈己说的“言”，如《国语》就是分国记载春秋时代士大夫问答应对之语的著作，《国语·郑语》还征引过上古时代的《训语》。西汉初年陆贾论述秦亡汉兴的著作称《新语》，所谓“新”，是相对于旧而言。由此可见，先秦古籍中征引的“语曰”，可能就出于这类语书。今人一般把这类“语曰”理解为俗语，其实，口头俗语当时一般称为“谚”或“人有言”，而不称“语”。当时有记言备忘的习惯（《论语·卫灵公》“子张书诸绅”），官府中也有专门记言的史官，“语书”多半是依据这些记录而编纂的。

《汉书·艺文志》说：“《论语》者，孔子应答弟子、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。当时弟子各有所记，夫子既卒，门人相与辑而论纂，故谓之‘论语’。”对于《论语》成书的这一记载，我们必须注意到，参与结集的弟子并非是全部（前人曾根据《论语》中对孔门弟子的不同称呼，推测其可能出于哪些弟子之手），而且，这些弟子的见解并不完全一致，“孔、墨之后，儒分为八，墨离为三，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、墨”（《韩非子·显学》），这显然对于材料的选择是有影响的。其次，弟子们所“辑而论纂”的仅是他们随从孔子时的见闻记录，并非孔子全部的言论记录，因此，《论语》不是研究孔子思想的唯一文献资料。换言之，《论语》中的孔子言论并不完全可靠，而《论语》之外还有可信的孔子言论。

这部出于孔门弟子编纂的《论语》经战国辗转流传到汉代，其中又经过了一些传抄者在文字上的润饰，大致形成了分为二十篇的本子，而且由于传述者的不同，篇中的分章和文字也有一些差别。到汉武帝时，逐渐形成了三个不同系统的本子，即孔壁出土的古文本和齐、鲁学者传述的齐《论》和鲁《论》。汉元帝初年，经学博士张禹因为教授太子（即后来的汉成帝）学习《论语》的需要，编定了一种读本，到了汉成帝当政时，这个本子也因而成了《论语》的权威读本，被

称为“张侯《论》”，据《汉书·张禹传》说：“诸儒为之语曰：‘欲为《论》，念张文。’由是学者多从张氏，馀家寢微。”尽管如此，当时的《论语》流传家数仍然比较混杂，东汉前期的王充曾批评说：“目或多或少，文赞或是或误，说《论语》者但知以剥解之问，以纤微之难，不知存问本根篇数章目。”（《论衡·正说》）到了东汉末年，著名学者郑玄参考前人的成果，对流传下来的《论语》不同本子又进行了一次整理。一般认为，我们现在看到的《论语》面貌基本上定型于郑玄。

自从孔子和《论语》成为历史之后，历代对之的研究从来就不是纯学术的，而是和不同时代的政治、思想、文化需要紧密联系在一起。因此，我们通过历史上种种《论语》注释本见到的，实际上是适应不同时代政治思想需求的孔子。宋代以来，《论语》最流行的注释本是由朱熹编定的《论语集注》。这部著作是宋代理学的代表性经典，朱熹通过对《论语》的注释，阐发了理学的基本思想，虽然篇幅不大，但却花费了他几乎大半生的精力和心血。据他自己说，他从三十岁开始对《论语》和《孟子》的注释下工夫推敲，直到晚年还“改犹未了”，前后经过“四十余年理会，中间逐字称等，不教偏些子”（《朱子语类》卷十九）。正如周予同先生所指出：朱熹对包括《论语》在内的“四书”所作的注释，“为其一生精力之所萃，其剖析疑似，辨别毫厘，虽时有疏忽之处，不免后人之讥议；然当微言大义之际，托经学以言哲学，实自有其宋学之主观立场”（《朱熹》，载《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》）。

《论语》的研读看似容易，因为其中的许多话已经演变为我们已经熟悉的成语或俗语，如“举一反三”、“怨天尤人”、“既往不咎”、“任重道远”等等，看起来似曾相识，但成为熟语的《论语》原意却并不一定如此，切忌望文生义。而且历代注释本对其中一些基本概念的疏释，既有普遍性的一面，又有贯彻自己思想学说的一面，因此对注释

本的参考亦需进行分析,不能简单照搬。其次,《论语》不是一部有系统的论著,而且涉及的范围又相当广泛,正如朱熹所说:《论语》“言语散见,初看亦难”(《朱子语类》卷十四)，“夫子教人,零零星星,说来说去,合来合去,合成一个大物事”(同上,卷十九)。要完整理解孔子的见解,就必须把《论语》中相关的论述综合贯穿起来观照,所以历来指导读《论语》的都有开始通读,然后专题阅读深入理解之法。第三,也是最难的一点是,孔子对弟子和时人的应答,有许多是“因材施教”或“引而不发”式的,有的言论已经缺失了语境,我们难以知道孔子的针对性。就拿《论语》开篇第一章来说,“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,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,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”,孔子是在什么时候对什么人说这番话的,已经无法弄清了,这不能不影响我们对这些言论的理解。又如《论语·先进》中有这样的记载:“子路问:‘闻斯行诸?’子曰:‘有父兄在,如之何其闻斯行之。’冉有问:‘闻斯行诸?’子曰:‘闻斯行之。’公西华曰:‘由也问闻斯行诸,子曰有父兄在;求也问闻斯行诸,子曰闻斯行之。赤也惑,敢问。’子曰:‘求也退,故进之;由也兼人,故退之。’”对于同样的问题,由于对象的不同,孔子可以有两种完全相反的答复。像这样的言论,在《论语》应该不是个案,但像这章有明确的对比和解答的却很少。如果我们不加注意,那么,可能从字面上得出的理解,却正是孔子所否定或批评的。所以朱熹就曾告诫门人弟子说,“《论语》逐文逐意各是一义,故用子细静观”,“《论语》须是玩味”,不能只“拣个紧要底看”,“须从头看,无精无粗,无浅无深,且都玩味得熟,道理自然出”(《朱子语类》卷十九)。朱熹指导读“四书”的次序,把《大学》放在前面,然后才是《论语》,与《论语》在文本上的特殊性和阅读的难度不无关系。

由此可见,抓住《论语》中的片断论述进行发挥,即使说得有道

理,那也是发挥者在借着孔子的名义说自己想要说的话,很难说就是孔子的见解,而且这也是孔子之后历代都有的现象。鲁迅曾经深刻地指出:“总而言之,孔夫子之在中国,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,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,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。然而对于圣庙,那些权势者也不过一时的热心。因为尊孔的时候已经怀着别样的目的,所以目的一达,这器具就无用,如果不达呢,那可更加无用了。在三四十年以前,凡有企图获得权势的人,就是希望做官的人,都是读‘四书’和‘五经’,做‘八股’,别一些人就将这些书籍和文章,统名之为‘敲门砖’。这就是说,文官考试一及第,这些东西也就同时被忘却,恰如敲门时所用的砖头一样,门一开,这砖头也就被抛掉了。孔子这人,其实是自从死了以后,也总是当着‘敲门砖’的差使的。”(《且介亭杂文二集·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》)

此次整理,我们以宋代当涂郡斋刻本《四书章句集注》为底本,校以其他宋、元本,底本误者据校本径改,不出校记。

目 录

前言/金良年 / 3

论语序说/朱熹 / 11

读论语孟子法/朱熹 / 15

卷第一 / 17

学而第一 / 17

为政第二 / 26

卷第二 / 36

八佾第三 / 36

里仁第四 / 48

卷第三 / 57

公冶长第五 / 57

雍也第六 / 69

卷第四 / 82

述而第七 / 82

泰伯第八 / 96

卷第五 / 105

子罕第九 / 105

乡党第十 / 117

卷第六 / 126

先进第十一 / 126

颜渊第十二 / 139

卷第七 / 151

子路第十三 / 151

宪问第十四 / 163

卷第八 / 181

卫灵公第十五 / 181

季氏第十六 / 195

卷第九 / 202

阳货第十七 / 202

微子第十八 / 214

卷第十 / 221

子张第十九 / 221

尧曰第二十 / 230

论语序说

朱 熹

《史记·世家》曰：“孔子名丘，字仲尼。其先宋人。父叔梁纥，母颜氏。以鲁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岁，十一月庚子，生孔子于鲁昌平乡陬邑。为儿嬉戏，常陈俎豆，设礼容。及长，为委吏，料量平；^[1]为司职吏，畜蕃息。^[2]适周，问礼于老子。既反，而弟子益进。昭公二十五年甲申，孔子年三十五，而昭公奔齐，鲁乱。于是适齐，为高昭子家臣，以通乎景公。^[3]公欲封以尼谿之田，晏婴不可，公惑之。^[4]孔子遂行，反乎鲁。定公元年壬辰，孔子年四十三，而季氏强僭，其臣阳虎作乱专政。故孔子不仕，而退修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，弟子弥众。九年庚子，孔子年五十一。公山不狝以费畔季氏，召，孔子欲往，而卒不行。^[5]定公以孔子为中都宰，一年，四方则之，遂为司空，又为大司寇。十年辛丑，相定公会齐侯于夹谷，齐人归鲁侵地。十二年癸卯，使仲由为季氏宰，堕三都，收其甲兵。孟氏不肯堕成，围之不克。十四年乙巳，孔子年五十六，摄行相事，诛少正卯，与闻国政。三月，鲁国大治。齐人归女乐以沮之，季桓子受之。郊又不致餼俎于大夫，孔子行。^[6]适卫，主于子路妻兄颜浊邹家。^[7]适

陈，过匡，匡人以为阳虎而拘之。^[8]既解，还卫，主蘧伯玉家，见南子。^[9]去，适宋，司马桓魋欲杀之。^[10]又去，适陈，主司城贞子家。居三岁而反于卫，灵公不能用。^[11]晋赵氏家臣佛肸以中牟畔，召孔子，孔子欲往，亦不果。^[12]将西见赵简子，至河而反，又主蘧伯玉家。灵公问陈，不对而行，复如陈。^[13]季桓子卒，遗言谓康子必召孔子，其臣止之，康子乃召冉求。^[14]孔子如蔡及叶。^[15]楚昭王将以书社地封孔子，令尹子西不可，乃止。^[16]又反乎卫，时灵公已卒，卫君辄欲得孔子为政。^[17]而冉求为季氏将，与齐战有功，康子乃召孔子，而孔子归鲁，实哀公之十一年丁巳，而孔子年六十八矣。^[18]然鲁终不能用孔子，孔子亦不求仕，乃叙《书传》、《礼记》，^[19]删《诗》正《乐》，^[20]序《易》、《彖》、《系》、《象》、《说卦》、《文言》。^[21]弟子盖三千焉，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。^[22]十四年庚申，鲁西狩获麟，^[23]孔子作《春秋》。^[24]明年辛酉，子路死于卫。十六年壬戌四月己丑，孔子卒，年七十三，葬鲁城北泗上。弟子皆服心丧三年而去，唯子贡庐于冢上，凡六年。孔子生鲤，字伯鱼，先卒。伯鱼生伋，字子思，作《中庸》。”^[25]

何氏曰：“《鲁论语》二十篇。《齐论语》别有《问王》、《知道》，凡二十二篇，其二十篇中章句，颇多于《鲁论》。《古论》出孔氏壁中，分《尧曰》下章子张问以为一篇，有两《子张》，凡二十一篇，篇次不与《齐》、《鲁论》同。”

程子曰：“《论语》之书，成于有子、曾子之门人，故其书独二子以子称。”

程子曰：“读《论语》，有读了全然无事者，有读了后其中

得一两句喜者，有读了后知好之者，有读了后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。”

程子曰：“今人不会读书。如读《论语》，未读时是此等人，读了后又只是此等人，便是不曾读。”

程子曰：“颐自十七八读《论语》，当时已晓文义。读之愈久，但觉意味深长。”

【朱子自注】

[1] 委吏，本作季氏史。《索隐》云：“一本作委吏，与《孟子》合。”今从之。

[2] 职，见《周礼·牛人》，读为楫，义与杙同，盖系养牺牲之所。此官即《孟子》所谓乘田。

[3] 有闻《韶》、问政二事。

[4] 有季孟、吾老之语。

[5] 有答子路东周语。

[6] 《鲁世家》以此以上皆为十二年事。

[7] 《孟子》作颜渊由。

[8] 有颜渊后及文王既没之语。

[9] 有矢子路及未见好德之语。

[10] 有天生德语及微服过宋事。

[11] 有三年有成之语。

[12] 有答子路坚白语及荷蕢过门事。

[13] 据《论语》，则绝粮当在此时。

[14] 《史记》以《论语》归与之叹为在此时，又以《孟子》所记叹辞为主司城贞子时语，疑不然。盖《语》、《孟》所记，本皆此一时语，而所记有异同耳。

[15] 有叶公问答，子路不对，沮、溺耦耕，荷蓑丈人等事。《史记》

云：“于是楚昭王使人聘孔子，孔子将往拜礼，而陈、蔡大夫发徒围之，故孔子绝粮于陈、蔡之间。”有愠见及告子贡一贯之语。按：是时陈、蔡臣服于楚，若楚王来聘孔子，陈、蔡大夫安敢围之？且据《论语》，绝粮当在去卫如陈之时。

[16] 《史记》云“书社地七百里”，恐无此理。时则有接舆之歌。

[17] 有鲁、卫兄弟及答子贡夷齐、子路正名之语。

[18] 有对哀公及康子语。

[19] 有杞宋、损益、从周等语。

[20] 有语太师及乐正等语。

[21] 有假我数年之语。

[22] 弟子颜回最贤，蚤死，后唯曾参得传孔子之道。

[23] 有莫我知之叹。

[24] 有知我、罪我等语，《论语》请讨陈恒事亦在是年。

[25] 子思学于曾子，而孟子受业子思之门人。